



江南佳话

北京出版社

秦淮夜话

刘小暉 著





江南佳话

北京出版社

秦淮夜话

刘小晖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秦淮夜话/刘小晖著. - 北京:北京出版社, 1999. 11
(名城烟云/谢善晓主编)
ISBN 7-200-03952-7

I. 秦… II. 刘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4055 号

秦 淮 夜 话
QIN HUAI YE HUA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邮政编码:100011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.21 印张 124000 字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-10000 册

ISBN 7-200-03952-7
I·605 定价:13.00 元

《名城烟云》文学书系编委会

(按姓氏笔划排列)

王 蒙 冯亦代 许力以 刘 冰(美国)

阿 章 茹志鹃 赵 寻 秦 川

陶信成 萧 乾 曾守雄(香港) 谢善晓

主编 谢善晓 阿 章

策划 北京大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香港中华文化出版有限公司

目 录

- 1 / 有一种诉说(代前言) 刘小晖
- 16 / 东吴霸迹
- 35 / 乌衣燕迹
- 55 / 莫愁恨迹
- 67 / 昭明编迹
- 82 / 袁朝泣迹
- 104 / 金陵吟迹
- 120 / 半山怅迹
- 139 / 孝陵帝迹
- 162 / 忠墓哀迹
- 177 / 龙江航迹

193 / 青楼节迹

209 / 秦淮文迹



有一种诉说

——代前言

刘小晖

有一种诉说是无声的，有一种倾听是静静的，这样的诉说并不多，但却特别适合于南京。

在一座“王气”与“亡气”频频交迭的古城，单单用六朝金粉与河房歌榭去演绎它的兴衰历程是远远不够的。

人，创造了历史；历史，无处不在。古老南京的山水景色无疑就是一个历史的缩影。

面对着这样一个南京，被引发的千头万绪与浮想联翩是很自然的事，而且还会从中体味到种种别样的人生。你会觉得静态的南京城，给了你历史的流动。而沧桑，则是南京那无声诉说中的永恒主题。

我对南京的感情很复杂，南京的历史，在我看来是



有些太厚重了，几乎每一篇、每一页都会有令人反复咀嚼的段落。当我第一次读完了南京，有一种感觉是在慢慢地变老，或者说是变得更加成熟。然而，这却并不意味着我已经完全读懂了它。

—

千古秦淮水，悠悠无尽头。作为一座“临江”的历史文化名城，南京的山水，险峻而多彩，自古就有“江南山水始于江南，盛于南京”之说。单论风景，南京是一个杰出的代表，同时，也代表了一种文化。

1993年3月，在南京东郊江宁县汤山镇的一个山洞里，发现了距今30多万年前的古人类头骨化石，而考古学者也据此将南京人的历史提前到了30多万年前。到了距今3000多年时，秦淮河中游的南京先民形成了“湖熟文化”，并用辛勤的劳动开拓出南京最早的“粮仓”——秦淮河流域。可以说，是秦淮河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南京人。

“临江”的南京同秦淮河的关系之密切更甚于长江。

翻开南京的履历表，在曾用名一栏里，会让人觉得眼花缭乱。自从有了石头城起，南京就时而是金陵，时而又为秣陵，后来又有建业、建康、白门、白下、集庆等正式称谓，再加上简称、美称、雅号等等，竟达60多个。



如此丰富多彩的名称，不仅是在中国，就是在世界上，也是罕见的。

自从秦始皇一怒之下，将“金陵”改为“秣陵”之后，南京的名字就被改来改去，总是不能固定下来。孙权创立东吴时，“秣陵”变成了国都“建业”，而三国后还一度被称为“江宁”；到了东晋则叫“建邺”，后因西晋皇帝司马邺的名讳，“建邺”遂改名为“建康”；刘宋时又曾称“白门”。

从“建业”到“建康”、“白门”，南京正好经历了六个割据朝代，即东吴、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，也就是“六朝古都”的由来。

到了隋、唐、五代时期，建康先后被改为“蒋州”和“升州”，有一段时间竟惨到没有了州的编制，又先后有江宁、丹阳、归化、安业、金陵、白下、上元等称谓。宋、元时期，南京曾先后为江宁府、建康路、集庆路。

南宋期间，南京又多了一次作都城的历史，但是很屈辱。由于宋高宗贪恋“西湖歌舞”，南京虽为“东都”，但只能空留“陪京”的份。

南京正式被称为“南京”，是在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金陵之后。历史上的成都、开封、北京等城市都曾称过“南京”，而古城金陵称作南京却是最迟的。

明末清初，南京还曾是南明小朝廷“弘光王朝”（福王）的政权中心，但没过多久，昏庸的福王就被清兵赶下了台，南京改名江宁府。从公元 1853 年 3 月 19 日



到 1864 年 7 月 19 日，南京被太平天国定为都城“天京”。

除此以外，南京又有江城的美名，在王昌龄的《留别岑参兄弟》诗中有：“江城建业楼，山尽沧海头”；又因“屈曲秦淮济万家”，有“秦淮”之称；南国，则出自贺铸的“南国本潇洒，六代浸豪奢”；帝里，出自王导的“古之金陵，旧为帝里”之语等等。

名字中的南京，美丽与深沉兼而有之。

二

南京，这座有着建城 2460 多年的历史古都，同时也是一座“诗都”，诗词中的南京是一代名城。这不仅是因为它有着名山秀水，更主要的是，它本身所蕴含的一段段悲恨相续的历史，留下了许多爱恨交加、沧海桑田般的人生体验。从这一点来看，南京是一个曾经辉煌的地方，也是一个伤心的地方。因此，金陵怀古就成为中国历代文人的一种普遍心态。

在中国古代的诗文中，诗以“言志”，而文以“载道”。在《诗·大序》中有“治世之音安以乐”、“乱世之音怨以怒”、“亡国之音哀以思”，那一行行简约隽永的诗句，更多地是因为挫折与苦痛而尤为激荡人心。尼采有一个比喻，把母鸡的啼叫声和诗人的歌唱声相提并论，说这完全是“痛苦使然”。如此看来，也许作诗词之

人有可能大多数是“天下最伤心”的人了。那么，伤心人游伤心地而倍生感伤，人生的诸多体验完全可以宣泄在这里，陈子昂那番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泣下”的苍凉之感，会陡然而升。

可以说，南京本身造就了伟大的诗人，也造就了佳句名篇。

从六朝诗歌到唐诗宋词，金陵怀古、南京咏史已成为独特的一景。到后来的明、清也依然沿袭了这个调子。

明末的夏完淳，一首《烛影摇红》，将金陵之景勾勒得凄凉不堪：

辜负天工，九重自有春如海。佳期一梦
断人肠，静倚银缸待。隔浦红兰堪采，上扁
舟，伤欵乃。梨花带雨，柳絮迎风，一番愁债。

回首当年，绮楼画阁生光彩。朝弹瑶瑟
夜银筝，歌舞人潇洒。一自市朝更改，暗销
魂，繁华难再。金陵十二，珠履三千，凄凉万
载。

“愁债”万千的南京到了清初诗人屈大均的笔下，又变成了最易使人“白发”的地方了：

一片花含一片愁，愁随江水不东流。飞



飞长傍景阳楼。 六代只余芳草在，三国
空有乳莺留。白门容易白头。

南明的小朝廷勉强支撑了一年就宣告破产，为此，明朝的那些故臣遗老们在南京更是唏嘘不已。清初的钱谦益有《金陵秋兴》一首：

杂虏横戈倒戟斜，依然南斗是中华。
金银旧识秦淮气，云汉新通博望槎。
黑水游魂啼草地，白山新鬼哭胡笳。
十年老眼重磨洗，坐看江豚蹴浪花。

后来又有龚鼎孳的《上已将过金陵》：

倚槛春愁玉树飘，空将铁锁野烟销。
兴怀何限兰亭感，流水青山送六朝。

等到了纳兰性德的笔下，《秣陵怀古》中的感慨就变得有些客观了：

山色江声共寂寥，十三陵树晚萧萧。
中原事业如江左，芳草何须怨六朝。

但是，在众多“凄凄惨惨戚戚”哀怨与悲叹的“金陵

诗”中,也会有一些截然不同的声音。南宋的爱国英雄文天祥,就曾凭舍身报国的忠心,以一曲《金陵驿》,慷慨激昂地发出感人肺腑的呐喊:

草合离宫转夕晖,孤云飘泊复何依?
山河风景原无异,城郭人民半已非!
满地芦花和我老,旧家燕子傍谁飞?
从今别却江南路,化作啼鹃带血归。

这里,“伤心人游伤心地”的场面已变作一股英雄气。在文天祥身后六百多年的太平天国领袖李秀成,身临清兵围攻的绝境之际,仍不失英雄的气概:

鼙鼓声声动未休,关心楚尾与吴头。
定知剑气飞腾日,犹是烟尘扰攘秋。
万里江山多筑垒,百年身世独登楼。
匹夫怀抱兴亡责,敢把功名付水流。

公元 1949 年 4 月,毛泽东以一代伟人磅礴的气势,挥就了一首宏伟而深沉的诗篇——《七律·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,吹响了一统中华的胜利号角:

钟山风雨起苍黄,百万雄师过大江。
虎踞龙盘今胜昔,天翻地覆慨而慷。



宜将剩勇追穷寇，不可沽名学霸王。

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

诗词中的南京，韵味无穷。

三

说南京，不能不说到雨花台。

中华门外的雨花台，是南京城南险要的咽喉之地，前人曾有雨花台旁“冢累累”，“其下藏碧血”一说，而那些玲珑剔透、石中生花般的雨花石，多半都聚集在这里。雨后的雨花台一片苍茫，尤其令人驻足凭吊的是，南宋“杨忠襄公剖心处”、明代大学士方孝孺墓、辛亥革命雨花台之役人马合冢。

1911年10月10日，孙中山及其革命志士们成功地发动了武昌起义，给没落的满清政府以沉重的一击。11月7日，以徐绍桢率领的义军敢死队猛攻雨花台，虽奋力冲锋，但终因弹尽而全线撤退。这一役，义军官兵牺牲有360多人，后人把这次战役中牺牲的烈士和马分为两冢，合葬在雨花台的北麓。

雨花台的每一寸土地都洒满了烈士的鲜血，每一滴烈士的鲜血都浸染着颗颗雨花石。在自1927年起的20多年国内革命战争中，惨遭杀害于雨花台的优秀中华儿女，竟达10万之众。后来当董必武敬谒雨花台

烈士陵园和纪念馆时，满怀深情写下了这首《谒南京雨花台死难烈士遗物陈列馆》：

英雄血洒雨花台，暴露奸权尽蠢才。
毕竟人民得胜利，斗争规律史安排。
遗容遗物见遗风，先烈精神永世崇。
踏着血痕仍迈进，红旗高举气如虹。

在南京城外的重要制高点天堡城，还立有“辛亥革命联军阵亡纪念碑”。当年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，曾以辛亥革命烈士杨韵珂的名字，将天堡城改名为韵珂城，以志纪念。而孙中山，这位“创造民国”的第一人，这位被列宁赞誉为“充满着崇高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”，在南京曾掀起了中国大地上民主共和的狂飙，同时，也将自己永远地留在了南京，永远地长眠在钟山脚下。中山陵，远处面对着黛色如画的青山，近处则是一条白练如带的秦淮河，处在浩瀚的林海之中，70多年以来，一直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瞻仰的地方。

在中山陵西东两边各行数里的绿树丛中，长眠着孙中山忠实的追随者和亲密的战友廖仲恺、何香凝和邓演达。邓演达墓的碑文为：“公元一九五七年十一月，邓演达烈士之墓，何香凝敬题。”

一个城市的历史轨迹，只要看看它分布在四郊的



历史人物陵墓就能有所发现，寂静的墓地，是一部无言的历史。在这类城市里，南京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，

离中山陵不远的灵谷寺风景区，静静矗立着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，这些将士中的大部分是在北伐战争和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牺牲的。在抗战中牺牲的民族英雄们，已永远地载入南京的史册。而日寇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及灭绝人寰的屠城血证，也是每一个中国人不能淡忘的，这是中华民族的血耻。

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！南京，在公元 1937 年的一个惨淡冬日，经历了最最苦难的历程。日军占领了南京后，进行了长达 6 个星期的大屠杀并焚尸灭迹，无辜的南京人民，被屠杀达 30 万人以上！南京的文物、古迹，被日军掠夺、毁坏一空！然而，日寇血溅的屠刀是不会吓倒中国人民的，中国人永远不可辱！就在日军南京大屠杀后的第一个春天，在南京城东南的广大丘陵地区，新四军与老百姓积极抗战，在句容与镇江之间的韦岗同日军交战告捷，当时的新四军领导人陈毅欣然写下了这首《卫岗初捷》（即韦岗）：

弯弓射日到江南，终夜喧呼敌胆寒。

镇江城下初遭遇，脱手斩得小楼兰。

1945 年 9 月 9 日，南京城内的陆军总部大礼堂，举行了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。中国人民经过了 8 年的

浴血抗战，终于迎来了日寇无条件投降的这一天！

古城南京是不屈的。

四

早就有“江南自古出才子”一说，而江南名城南京又是文人荟萃的古都，自然就会有“士林渊蔽”的名声。盛产美人的南京，同样也广蓄才子。远的如六朝山水诗派的开创者谢灵运、谢朓，《文心雕龙》的作者刘勰，《诗品》的作者钟嵘及王羲之、王献之、“三绝”顾恺之等，都在南京生活过。近的又住过钱谦益、孔尚任、曹寅、吴敬梓、袁枚等。当然，这中间还有李白、杜甫、王安石、辛弃疾、李清照等诗家词家们，流连往返于南京的山水之间。而像什么“六朝三杰”、“金陵八家”这样的才子名士“团体”，则更是在历朝历代的南京层出不穷。难怪吴敬梓会将《儒林外史》的大背景放在了南京。

可以说，才子与南京，自六朝开始，就有了一种割舍不断的“情结”。

北宋的政治家、文学家王安石辞官隐退后，将自己的余生交给了南京，还将自己在钟山的寓所起名为“半山园”。而明末清初的杰出画家兼诗人龚贤，也将自己在南京清凉山麓的居所起名为“半亩园”，因画一老僧手持扫帚，作扫叶状，并悬挂在他所住的楼上，又得名